

边看边聊

既然明白如话了,还有什么教头与学头呢?

不。明白如话不是明白了道理,还是需要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并掌握的。

朱自清的散文《绿》劈头就说“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为什么不是第一次呢?因为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立刻理解它;第二次,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那么,如果以后多次去,不是更理解它了吗?是的,但是不惊诧了。所以,这个“第二次”,倒是“理解”与“惊诧”的和谐交集之处,是不可不谈的。

既然深入浅出了,理解了“浅出”,岂不也就掌握了“深入”?还谈什么。

不,我们要启发学生“深入”到“浅出”里去才成。

1982年,邓稼先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杨振宁《邓稼先》)

这是因为理论是否正确永远是一个问题,科学实验的失败便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当这样一个机会由于“一个信号测不到”而来到时,他选择的是从容应战,留下来

研究失败的原因,即使死,也死得其所。——所以,这句话也许只是轻轻说出,却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修辞手法吗,还不简单?只要不把比喻说成对比或者类比,就行了。

也不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文中这样写荷花的清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

当我们谈语文时,到底要谈些什么

张大文

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而又缕缕,可见时时有无,似断似续,忽浓忽淡,或前或后,虽屡拨心弦,终不可捉摸,纵纯然一味,亦百闻不厌。歌声从高楼飘落,已是荡漾不定,加上由远及近,更显幽婉低润,虽节奏隐然,亦沁人心脾。因此,它是一种特殊

的比喻,叫作通感或移就、移用。这里,用的诚然是比喻手法,但是,它跟一般的比喻不同,本体和喻体两者的质料是不同的;但就其在我们心理上能引起同一种情感而言,两者结构形式则是相同的(即所谓“异质同构”)。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比喻,叫作通感或移就、移用。

什么,还要学逻辑知识?书上没有的,怎么还要去学去教?

我们学逻辑,不是为了去学去教死知识,而是为了广开教路,活跃思维,使逻辑有用武之地,使教学生意外之趣。

例如,魏巍的《我的老师》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芸芝先生”一句,从逻辑来看,“最使我难忘的”是周延了的主概念,而“蔡芸芝先生”却是没有周延的宾概念,正好突出她超过了“最使我难忘的”所有人事。如果改为“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芸芝先生是最使我难忘的”,那么,她只是“最使我难忘的”诸多人事中的一个罢了,上述效果就悄然无踪,课堂教学便索然无味。

诸如此类的情况,我觉得,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未来人与人的差别最后会落实到哪一个支点上?答案是:语文!论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家庭条件、学习条件,他们难分轩轻,论思想水平、认识水平、理解水平、表达水平,他们不相上下,论知识广度、专业精度、见识厚度、论文深度,他们谁堪伯仲;但最后的分界,恐怕就在笔顺笔画、字迹线条、音准音调、标点符号、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文字功底、语言张力、文势气度、逻辑章法上面的大同小异,从而区别了人生道路的不同走向。而以前,两个人往往因家庭成分、阶级出身的不同而命运各异。所以,我们怎能不把语文教学搞上去,而让学生吃亏在语文学上呢!

希望当我们谈语文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语文教学谈小了,甚至谈没了。

我什么时候知道周梦蝶?大概是他得了文艺奖的时候,那时看到周公的一些报道,觉得这个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一顶呢帽、一袭长袍、一柄雨伞、一口袋子,清瘦的身影,几分曼殊、几分弘一,或许就这样被周公吸引住了。我便写信给杨昌年先生,希望他能居中介绍。不久得了回信,昌年先生告诉我周公新迁新店的地址。于是我冒昧去拜访周公,觉得他很沉默,很内敛,说话又慢又不多,第一次相晤不到半小时就结束。

然而人的缘分是奇妙的,如果你相信有前缘,那么发生的一切,都冥冥中自有注定。由于周公的住处离我工作的地方非常近,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便常常登门,嘘寒问暖,日子久了,自自然然无话不谈,有时我还特地准备一些与周公相交密切的故

2002年10月,周公应朋友之邀去淡水看展览,那天早上我们相约从台北坐公交车前去,淡水是周公的地盘,他驾轻就熟,领我穿越巷弄,到了一间红砖老房,周公一到,大家的心情都雀跃起来,他坐一边,朋友们都争先挨近他合照,此起彼落地问候这久违的故人。

我们离开后,周公带着我去看他从前住过的真理街四巷,还顺道到红毛城,只是日已西斜,红毛城早就重门深锁。我们越过马路到岸边,周公在余晖中远眺对岸的观音山,我看着倚栏的蝶影,依旧清瘦,依旧孤独。

接着去周公曾住过六年的外竿,那时明月已高高挂起,路灯昏黄,晚风吹得竹叶沙沙作响,偶然三两句蛙鸣,乡村田间小路,叶影斑斑,在繁华迤邐喧闹的都市丛林里,似乎是一方净土。周公说他

《约会》一诗,就是写这里,那时他每天吃完饭后便沿着家居附近的田野乡间散步,至一熟悉的桥墩上坐至黄昏日落,天天如是,不觉成了习惯。“和我相约的不是人。”他掩着嘴说。由于在桥墩石上长满水草青苔,如人之发丝,在水中飘摇,故周公取号“石发”也就源于此。并曾在周鼎的《一具空空的白——周鼎诗集》的扉页写出典故给我:“石发即水绵,产于海中石上,其细如发,故名。又苔之号称,见李贺诗注。”

周鼎自小学毕业就当兵拿枪,在军营中认识了曹介直、高去帆等文友,曹介直又介绍他认识周公。周鼎写好诗后,大部分都请周公过目,周公偶为他动笔修改,有时为他订正错别字,连周鼎这个笔名也是周公起的,可见他们的情谊甚笃。周鼎曾写《寿周梦蝶》诗,贺周公七十岁生日:“貌癯、目



夜光杯

锐、神清,周梦蝶永远是周梦蝶”,貌癯、神清,大家看到了周公照片或本人时,大抵都能感受到。

然“目锐”非得贴近周公本人,才能近距离看得透彻。周公和我说过他“在武昌街卖书,年约四十岁,那时朋友说我:‘眼睛如匕首’,现在好像蒙上一层雾,甚至不止一层。”那年周公九十,或许他只是对岁月不居一时兴叹。因为周公的眼珠清澈得依旧像九寨沟里海子的澄蓝,没有一丝尘俗的烟火气。记得有一天我去找周公,电话忽然响起,周公立在窗前接起电话,阳光映入他的

眼帘,琉璃光静,宛如初生婴儿。郑振铎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世情苦乐,于周公似无所执更无所动,他每天伏案读书,体味人生。

“是处有师人从众,谁能无过巽良坤”,周公说他这集句,是他对人生的体悟。巽:和谐;艮:静;坤:大地,能承载万物。只要用心,就能学习。还说:“我喜欢巽良坤,胜于乾坤。因干卦只能藏之于内,不可露于外。”

年老体衰,这是自然法则,周公早年身体虽然羸弱,但确实甚少生病,如遇感冒,喝一杯姜茶,盖一张厚被,出身汗便好。故在他88岁那

年还得到健保局致送十年没有使用健保资源的证书。可是九十岁以后的周公,身体常发些毛病,或轻或重,然周公总不太理会,他常说“我死我活是一个人的事,与别人无关”。后来有一天周公突然和我又说:“近来我发觉,再不能这样想了,现在我生病是大家的事,如果我生病,都会惊动许多人,何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原来的一种精神环境或生活环境,这样很容易反复。最好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工作、学习或生活环境,使之能过渡巩固一个阶段,这样才能有利于减少病情的复发。工作生活规律有序,心静自然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千万不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百个不放心,那是复发的本源。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疗需要耐心,康复需要过程,调理更需要时间。不管药到病除,还是妙手回春,都需要一个调养调理。慢病100天,是合乎道理的。运用好中医调养理念,是明智的选择。(作者为上海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里每至腊月就开始作过年准备了。那时生活经济条件不好,粮食也不充裕,平常人家能靠平时积攒的一二十斤糯米和粳米过年蒸糕做圆子已经不错啦。当年宅上有一只春米粉的臼,春节前那段时间“生意”特别忙,各家各户全靠这只臼来春米粉。大人把隔天浸透又沥干的糯米粳米装在袋子里,由我们小孩去排队,轮到后再由大人来现场花上若干小时在石臼中春粉。回家在灶间里蒸糕时,大人往往让我们小孩离

蒸糕迎新年

顾仲源

远点,说是小孩在灶间里多嘴多舌,会出现蒸出夹生糕的状况。只见到灶间内热气腾腾,一只尺把圆、尺把高的糕榼(又称高蒸,一种木制圆桶状的蒸糕模具)坐在灶头上的铁锅沸水中,大人往桶中加进米粉和配料。片刻工夫,香气扑鼻的糕就成了。那时并不是家家都有糕榼,有邻居来我家借用后,往往还奉送新做的糕以表谢意呢!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后,我们长大了,但家里的老掉牙的木质糕榼却“寿终正寝”了。然糕还是要蒸的,这是浓浓的年味啊!我哥手巧,竟学着白铁匠用铝皮敲打制成了一只糕榼外圈,再托朋友加工了底垫。每年的春节前,这蒸糕的任务就主要由我弟兄俩在家里的灶头上完成了。那时不必再用石臼春粉了,因为附近已经有了专门轧米粉的社队企业加工场了,只不过节前生意兴隆得排队罢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老家地块动拆迁了,我们住进了公寓房,没有了烧柴火的灶头和大铁锅,那铝制的糕榼也没用了,丢给了收废品的,想吃糕只能去买来吃。每逢年关,总会勾起我对过年习俗的思念,怀念那种腊月蒸糕的浓浓年味。但这谈何容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寻思着现在公寓房的厨房天然气灶不可能用大铁锅、不能蒸数斤重的“大桶糕”了。我“设计”并用薄纸板做成了纸样,托加工不锈钢制品的朋友用不锈钢薄板做成了能蒸一两斤左右糕的“糕榼”。以前必用的“筛粉”工具则可以利用家

中的不锈钢洗菜箩替代;而蒸糕则可“与时俱进”用高压锅替代:将高压锅盖中央的压力帽取下、水烧开后孔中蒸汽喷涌而出,太合适了;至于其他用具盆、碗、铲、勺等都是日常用具了。

好在现在网络购物方便,糯米粉、粳米粉(也称黏米粉、大米粉)都有卖。两天后,快递小哥如数送上门。又在商店里买齐了白砂糖、红枣、核桃仁、葡萄干、松子等配料。“开工”了,我和妻搭班。“揩糖水”是首道重要工序,主要由妻来完成。我则当“上灶师傅”。等看到蒸气从粉中冒出,便按需要放些豆沙、核桃仁或其他配料作为夹心配料。继而再舀粉盖在上面、中间略堆高、用平板沿糕榼边缘轻轻将粉抹平,趁蒸汽没上来之际根据口味和美观的需要

在平面上摆放红枣、核桃仁、葡萄干或松子、红绿瓜丝等配料,稍后蒸汽上来粉蒸熟了这些配料也就粘住了,再用锅盖盖上一两分钟,整块糕就熟啦!

我还当了一回“快递”,将充满着欢欢喜喜迎接新春之心、充满着家庭和睦尊老爱幼之情、充满着幸福生活节节高之意的糕送到我们亲朋好友家中,让他们共享这一抹浓重的年味,分享糯香软甜的糕!



朝阳轻轻地爬上了山尖,银色的光辉洒满山谷,晨雾在阳光下慢慢升腾四处飘散,草原上隐约出现了一行人,他们背着沉重的背包,手持相机,正对着远处的山峦拍摄着。

这里是欧洲阿尔卑斯山脉中最神秘的一片山区——多罗米蒂中的高山草原,群山环抱风光旖旎,却很少为外人所知,犹如一片幽静而神秘的世外桃源。

而出现在草原上的一队摄影师是来自北京香港等地,他们正在逸镜老师带领下在这神秘之地进行摄影采风活动,太阳上山前刚完成了一组草原上朝霞与晨雾的拍摄,正前往垭口进行下一组——远山的光辉创作。

从摄影的角度来看,前一组草原晨雾

摄影

时间过得真快,又要过年了,如今好像只有学龄前儿童才有天真烂漫。不难发现当今急性子的人确实日渐增多,在临床上表现为心急如焚,治疗上急于求成,最好是一帖灵。而所谓的一帖灵、神灵高手,常常是言过其实,敷衍患者求愈急切心理,不知不觉地让你进入误区。

俗话说:跌打损伤一百天。其实其他疾病的康复治疗,也是如此。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治疗与康复需要一个过程。就睡眠问题而言,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

七夕会

明显更讨巧、更容易,这样的风光可以创作出神秘缥缈的美丽作品,也是广大风光摄影师们所追求的一大摄影题材。而正要拍摄的远山光辉,却是很难拍摄的一个题材,因为已上山巅的太阳亮度太高,这需要高度的摄影技巧与巧妙的创作思想之完美集合。

这里为减少太阳直射的强度,大家找到了步道边的树林,用树叶遮挡了阳光的直射,同时也营造出美丽的画框式前景,山脚下朦朦胧胧的雾气萦绕着阳光下的远山,让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而不真实,仿佛来到了虚幻的魔界,而刺透树叶的光芒更是将作品的主题推上了高潮,这正是这幅作品创作灵感的来源——秘境光辉。

慢病一百天

症状,以致不少临床医生感到处理十分棘手。所以我们认为失眠、焦虑、抑郁症,不宜急于盲目用药,首先是要弄清楚诱发因素,加以解除,同时予以身心治疗,这样才能较快调适好。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笔者认为:慢病100天,是合理的治疗康复过程。目前,临床上多见体质上肝火偏旺,精神上比较敏感,做事比较认真的人容易患失眠,而更多的患者是急于求成,乱服很多药物,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合理治疗。在病情好转后,还需要一个自我调整康复的过渡时间,不宜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马上进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